四庫全書

史部

唐會要卷五十一

宋 王溥 撰

侍中

隋為納言武德元年因隋舊制不改至二年三月十日改為侍中龍朔二年四月四日改為東臺左相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為侍中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為納言神龍元年二月四日改為侍中開元元年十二

月一日改為黄門監五年九月六日改為侍中天寶二年二月二十日改為左相至德二載十二月十五日改為侍中舊是三品大歷二年十一月九日改為正二品與中書令同

中書令

武德元年為内史令三年改為中書令龍朔二年改為西臺右相至咸亨年改為中書令開元元年為紫微令五年為中書令天寶二年為右相至德二年為中書令

舊制宰相常爲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无忌魏徵房玄齡皆知門下事至永淳二年七月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事其政事堂令在中書遂移在中書省至開元十一年張說奏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其政事印亦改爲中書門下之印至德二載三月宰相分直主政事執筆每一人知十日至貞元十年五月八日又分每日一人執筆

名稱

武德元年六月裴寂除尚書左僕射知政事

貞觀元年九月御史大夫杜淹除叅議朝政三年二月魏徵除秘書監叅議朝政四年二月蕭瑀除御史大夫與宰相叅議朝政戴胄除民部尚書與左右僕射侍中中書令並平章國計七年十二月岑文本兼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八年十一月詔李靖加特進患若小瘳每三日兩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九年十一月蕭瑀特進叅議政事十月六日魏徵改特進知門下省事朝章國典叅議得失十三年十一月劉洎除黃門侍郎叅知政

事十七年正月李勣除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其年高士廉除開府儀同三司仍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二十二年正月崔仁師除中書侍郎叅知機務永淳元年四月郭待舉等各守本官並加同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初上欲用待舉等謂叅知政事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尚淺未可與卿等同名稱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以平章事為名稱十二月劉齊賢除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神龍元年六月尚書左僕

射豆盧欽望加平章軍國重事景雲三年七月竇懐貞除尚書右僕射軍國重事宜共平章唐隆元年六月劉幽求中書舍人參議機務

藴氏駁曰同中書門下三品是李勣除太子詹事創有此號原夫立號之意以侍中中書令是中書門下正三品官而令同者以本官品卑恐位及望雜不等故立此號與之同等也勣至二十三年七月遷開府儀同三司八月又改尚書左僕射並同

尚書門下三品且開府是從一品僕射是從二品又令同者豈不與立號之意乖乎謹按後漢殤帝以鄧隲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觀其創置之意亦可上企三公也可以為證矣永隆二年閏七月崔知温薛元超除中書令並云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大乖也

元和二年正月司徒平章事杜佑告老詔起之令以後每月三度入朝便至中書商量軍國事務亦冀延英殿

內沃朕虛心

太和四年五月制以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度可司徒平章軍國事待疾損日每三日一度入中書散官勲封如故度勲望特髙以疾在假淹時上將去相印而又惜之故有是詔以示優寵

識量上

貞觀六年二月二十日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卷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諸司檢校上問尚書右僕射封德

奐曰此事何如德奐曰分理庶務各有司存御史見有愆違乃須彈糾若復搜案求疵則太為煩碎淹默然而止上謂淹曰何不更執論淹曰臣荷重寄唯思報國至公之理善則從之德奐所奏亦是大體臣伏詳其議更先所論上曰公等各舉其事朕甚悅之
七年遣使詣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別遣使多齎金銀錢帛將歷諸國市馬侍中魏徵諫曰今發國使以立可汗為名可汗未立便歷諸國市馬彼必謂意在市馬

不為專立可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懐恩不得立為深怨諸蕃聞之必不重中國但顧使彼安寧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上納其言而止

八年蜀王妃父楊譽在省競婢為都官郎中薛仁方留身勘問未及與奪其子為千牛於殿庭陳訴云五品以上不合留身以是國親故生節目不肯斷决淹歷歲年

上聞之大怒曰知是我之親戚故作如此艱難即令杖二百解所任官侍中魏徵進曰仁方既是職司能為國

家守法豈可横加嚴罰以成外戚之私乎此源一開萬端爭起後必悔之將無所及自古能禁斷此事唯陛下一人先備不虞國家之常道豈可以水未横流欲自毀隄防臣竊思度未見其可上曰誠如公言向者實不思之

十五年太子少師房玄齡尚書右僕射高士廉於路逢少府少監竇德素問北門近來更有何營造德素以聞上乃謂玄齡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小小營造何

妨君事玄齡等拜謝特進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亦不解玄齡士廉拜謝玄齡等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未解且所為有利害役功有多少陛下所為若是當助陛下所為不是雖營造當奏罷之此君使臣臣事君之道玄齡等不識所守但知拜謝臣亦不解上深然之

二十年太宗於寢殿側置一室令太子居之絶不令往東宮黄門侍郎叅綜朝政褚遂良諫曰臣聞文王問安三

至必退漢儲侍膳五日乃來前賢作法規模弘遠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出就於外學書計也然則古之達者豈無慈心減茲私愛欲使成立凡人尚猶如此況君之世子乎自當春誦夏絃親近師傅體人間之庶事識君臣之大道況新樹太子莫不欣然既云廢昏立明須稱天下瞻望而教成之道實深乖闕不離膝下常居宮内保傅之説無暢經籍之談蔑如伏願遠覽殷周近遵漢魏不可頓革事須階漸但計旬日半遣還宮專學藝以潤身布芳

聲於天下則微臣雖死猶曰生年上從之

總章元年十月七日東天竺烏茶國長年婆羅門盧伽逸多受詔合金丹上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脩短有天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蕃服之藥昔貞觀末年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邇娑寐依其本國僊方合長生神藥神僧既有異術徵求靈草祕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效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為議者欲歸罪於前方將申大戮又恐取笑中外法遂不行龜鑑若是惟

陛下深察上納之遂不服其藥

儀鳳元年四月上以風疹欲下詔令天后攝理國政與宰臣議之中書令郝處俊曰臣聞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外内和順國家以理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於天下則禍成於人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少主尚不許皇后臨朝所以追鑒成敗杜其萌也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

國與人有私于后且曠古以來未有此事伏乞特垂詳審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所引經典其言至忠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

上元元年九月上御含元殿東翔鸞閣觀大酺時京城四縣及太常音樂分為東西兩朋帝令雍王賢為東朋周王顯為西朋務以角勝為樂中書令郝處俊進諫曰臣聞禮所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伏以二王春秋尚少意趣未定當須推功讓美相視如一今忽

分為二朋遞相誇競且俳優小人言辭無度酣樂之後難為禁止恐為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導仁義示和睦也高宗瞿然曰卿之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遂命止之

天授二年太學生王修之上表以鄉有水潦乞假還上臨軒曰情有所切特宜許之地官侍郎狄仁傑跪而言曰臣聞君人者當深視高居黈纊塞耳唯生殺之柄不以假人至於簿書期會之間則有司存之而已故左右

丞已下不勾左右丞相流已上方判以其漸貴所致況
天子乎且學生假蓋一丞簿事耳若特降一勑則效者
相尋胄子三千凡須幾勑為恩不普聚怨方深若聖旨
弘慈不欲遠顧請降明制以諭之上曰徽卿之言何以
聞善
如意元年七月洛陽人王慶之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
太子則天命内史李昭德詰問昭德遂杖殺之因密奏
曰承嗣陛下之姪又為親王不宜處機衡以惑衆庶且

自古帝王父子之間猶有篡奪況姑姪乎臣又聞文武之道布在方册豈有姪為天子而為阿姑立廟者乎皇嗣陛下子也陛下正合傳之子孫為萬代計天子之子續莫重焉陛下承天皇顧託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則天寤之乃止

神功元年則天嘗詔天官侍郎陸元方問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有大事即奏人間碎務不敢以煩聖覽

聖歷二年九月則天内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

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鳳閣侍郎杜景儉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即為災春秋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隂春無凄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黄落而忽生此花瀆陰陽也臣恐陛下布教施令有虧禮典又臣等忝為宰臣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於是再拜謝罪則天曰卿真宰相也

三年臘月張易之兄弟貴寵踰戚分懼不全請計於天

官侍郎吉頊頊曰公兄弟承恩深矣非有大功於天下罕有全者唯有一策苟能行之豈止全家亦當茅土之封耳除此之外非頊敢謀易之兄弟涕泣請之頊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已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請相王廬陵以繼生人之望易之乃乘間屢言之則天意乃易既知頊之謀乃詔問頊頊曰廬陵相王皆陛下子高宗初託於陛下當有所主上意乃追悔焉其事密至景雲中睿宗乃發明遂追贈頊為御史

大夫制云王命中否人謀未輯首陳反正之議克創祈天之本

長安二年鸞臺侍郎韋安石嘗於内殿賜宴張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博於上前言辭犯禮安石奏曰商估賤類不合叅登此筵乃顧左右逐出之時坐者失色陸元方退而告人曰向見韋公叱博徒吾等為之寒心此真宰相

四年八月則天卧疾宰相不得召見者累月及疾少間

鸞臺侍郎知政事崔玄暐奏曰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可親侍湯藥至於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人入則天謂曰深領卿厚意

景龍三年九月蘇瓌除尚書右僕射時公卿大臣初拜官例許獻食名曰燒尾瓌因内宴將作大匠宗晉卿謂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喜耶帝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者主調陰陽助天理物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燒

尾至四年中宗遺制帝庶人輔少主知政事安國相王
參謀輔政中書令宗楚客謂韋温曰今既請皇太后臨
朝宜停相王輔政且皇太后於相王居嫂叔不通問之
地甚難為儀注理全不可瓌獨正色拒之謂曰遺制是
先帝意若改何名遺制楚客大怒竟削相王輔政而宣
行焉
景雲二年二月睿宗謂侍臣曰有術士言五日内有急
兵入宫卿等為朕備之中書侍郎張説進曰此是讒人

詭計摇動東宫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窺窬望絶姚元之曰如説之言社稷之計上大悦是日下制太子監國其月上召中書令韋安石謂曰聞朝廷傾心東宫卿可察也安石對曰陛下何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計太子有大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稱願陛下無信讒言以致惑也睿宗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也

開元五年令中書門下爲皇太子制名及封邑並公主

等邑號又令別進一佳名者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

奏曰七子均養百王至仁今若同等別封或緣母寵子

愛骨肉之際人所難言天地之中典有常度昔袁盎降

慎夫人之席文帝竟納之慎夫人亦不以為嫌美其得

久長之計臣等今並同進更不別封上彰覆載無偏之

德上稱嘆久之

二十一年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使安祿山奏事中書令

張九齡見之謂侍中裴光庭曰亂幽州者必此人也及

祿山爲平盧將軍失利守珪奏請斬之九齡批曰穰苴平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勇銳但令免官使白衣展効九齡執請誅之上曰卿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便臆斷祿山難制耶玄宗至蜀追恨不從九齡之言遣中使至曲江祭酹之至建中元年十一月五日上以九齡先覩未萌追贈司徒

大歷十四年閏五月中書侍郎平章事崔祐甫以尚父

子儀年老久掌兵權其下裨將皆已崇貴慮子儀一旦謝世而難相統攝遂罷子儀而命懷光等分統其衆論者服焉

建中二年六月宰臣崔祐甫在相位神策軍使王駕鶴掌禁軍十餘年權傾中外上初即位欲以白琇珪代之懼其生變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琇珪已赴北軍視事矣時淄青節度使李正已畏懼上威德表請進錢三十萬貫上欲納之復慮以他計逗遛如止之又未有

其詞顧問祐甫進曰正已多譎詐誠如聖慮臣請因使往淄青便令宣慰將士以所進錫賚軍人且遣深荷聖慈又令外方知朝廷不重財貨上悦從之正已大慚而心畏服祐甫謀猷啟沃多所弘益天下以為復貞觀開元之太平也

三年正月太僕卿趙縱貶循州司馬初縱家奴當千發縱陰事縱下御史留當千於內侍省於是宰相張鎰上疏諫曰伏見趙縱為奴所告下獄人皆震懼未測聖情貞

觀二年三月太宗謂侍臣曰比有奴告其主謀逆此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有謀反者必不獨成自有他人論之豈藉其奴告也自今以後奴告主者皆不須受盡令斬決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凌上教化之本既正悖亂之漸不生爲國之經百代難改欲全其體貴在防微頃者長安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崔鷗得罪因婢愚賤之輩悖壞成風主反畏之動遭誣告充溢府縣不能斷決建中元年五月二十八日詔書曰準鬬競律諸奴婢

告主非誣叛以上同自首法並准決處分自此奴婢復順獄訟稍息縱事非叛逆奴實奸凶奴在禁中縱獨下獄考之法理或恐未正將相之功莫大乎子儀人臣之位莫高於尚父身歿未幾墳土僅乾兩壻前以當辜趙縱令又下獄設令縱實抵法所告非奴纔經數旬連罪三壻錄勳念舊或猶可容況在章程本宜宥免陛下方誅羣賊大用武臣雖見寵於當時恐息望於他日太宗之典尚在陛下明詔行之一朝背違不與衆守於教化

恐失於刑法恐頗所益悉無所傷至廣臣非私趙縱非惡此奴叨居股肱職在匡弼斯是大體敢不極言伏乞聖慈納臣愚懇於是上以縱所告雖重左貶而已當千之鎰乃令名子儀家僮數百人以死奴示之

興元元年門下侍郎平章事蕭復充宣撫等使田與諸相對訖獨留奏曰陛下自還宮闕勲臣已蒙官賞唯旌善懲惡未有區分陳少游將相之寄最崇首貶臣節韋皐名位最卑特建忠義請令韋皐代少游則天下昭然

知逆順之理上從之復出諸相李勉盧翰劉從一同歸中書中使續至揖從一附耳語退諸相各歸閤從一詣曰中使宣旨令與公商量朝來所奏便進擬來勿令李勉盧翰知復曰適來奏對亦聞斯旨然未諭聖心而已陳論上意尚爾復未敢言所陳事又曰唐虞有僉曰之論朝廷每事上合與公卿同議令李勉盧翰不可在相位即去之既在合同商量何獨避之此一節事且與公行之無奐但恐浸以成俗此政之獘也竟不言於從一

奏之上寖不悅復之言先是淮南節度使陳少游首稱臣於李希烈鳳翔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鎰以應朱泚鎰判官韋皐先知隴州以隴之判卒數百人拒泚故復請行勸懲之命焉

貞元三年正月上命玉工為帶有一銙誤墜地壞焉工者六人私以錢數萬市玉以補壞者既與諸銙相埒矣及獻上即指其所補者曰此銙光彩何不相類工人叩頭伏罪上震怒令於京兆府各决重杖處死責其欺罔

詔至中書宰相栁渾執奏曰陛下若便賜死則已今事下有司請存詳理况玉工之罪或未詳審只縁人命至重所以獄讞有疑且方春極刑恐傷和氣容臣條奏以正刑典遂案律文但罪先壞玉者以誤傷乘輿器服杖一人餘五人並釋之以聞詔可其奏先韓滉自淛西入覲上䖍已待之至於調兵食籠鹽鐵勾官吏贓罰鋤豪强兼幷上委仗焉每奏事或踰日旰他相充位而已公卿救過不暇莫敢枝梧者滉嘗於省中榜吏至死渾雖

滉所引惡其專權正色謂之曰先相公猒察為相不經年而罷況省闥非刑人之地相公柰何蹈前非行於今日專立威福豈尊主卑臣之道滉感悟媿悔為霽威焉時渾判門下省吏曰當過官渾悄然曰守職宜委有司更紛擾之非賢者用心也士或千里辭家以干微祿小邑主辦豈慮無能況旌善進賢事不在此其年吏曹擬官無量退者及渾瑊與吐蕃會盟於平涼其日上御便殿謂宰臣曰和戎息師國之大計今日將帥與卿同

歎馬燧前賀曰此之一盟國家將百年内更無蕃冦之患渾跪對曰五帝無誥誓三王無盟詛是知盟詛之興在於季末今盛明之朝豈可復行吐蕃不知禮義昜以兵制難以信結今日會約臣竊憂之李晟繼前曰臣生邉城備知蕃人動先詐偽今日之事誠如𥻆渾所憂上變色曰𥻆渾書生未達邉事大臣智術英果亦有斯言乎渾晟咸頓首俯伏遂令歸中書其夜三更邠寧節度使韓遊瓌遣使叩開苑門奏云盟會不成將士覆没上

驚翌日臨軒慰勉渾曰卿文儒之士乃知軍戎情偽言成先覺有足嗟賞自此驟加禮異

八年四月宰臣陸贄奏請臺省長官自薦屬官有曠敗則連坐舉主上許之俄吉曰外議以諸司所舉多引用親黨兼通賂遺不得實才今後卿等宜自選擇贄曰今之臺省長官皆是當朝華選孰有狥私妄舉以傷名取利耶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出於其中今之宰

臣即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即將來之宰相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不能擇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頗甚上竟不行

二十一年三月左僕射平章事賈耽以王叔文用事稱疾歸第鄭珣瑜亦稱疾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諸宰臣方會食於中書故事百僚無敢通見者王叔文召直省令報直省懼入白韋執誼起迎就其舍語時

杜佑高郢皆停筯以待報云王嗣使索飯索飯韋相公與之同食佑郢心知不可畏而不敢言珣瑜獨嘆曰吾豈可復處此乎顧左右索馬徑歸不起叔文亦無所顧忌焉

元和元年九月平西蜀初劉闢作亂上不欲用兵羣議未決宰臣杜黄裳堅請討之以高崇文為行營節度俱文珍為都監數月無功黄裳奏曰往年討吳少誠于淮西韓全義兵敗緣當時所徵之兵各有主將又制自監

軍故也今日用兵與貞元時不異臣竊為陛下惜之若獨任崇文必濟上從之及蜀平諸相入賀上獨勞黄裳曰卿之功也黄裳自始經營討闢至于成功指授崇文素憚保義軍節度使劉澭黄裳謂曰若不盡命以劉澭代之由是得崇文之死力時宿將專征者甚衆自謂當選詔出用崇文人人大驚及王師入成都擒劉闢以獻詔刻石紀功于鹿頭山下二年二月上謂宰相曰朕常覽前史見歷代帝王或怠於聽理或煩於親政互有得

失其理安在杜黄裳對曰帝王之務在於修己簡易擇賢任之宵衣旰食以求人瘼捨已從人以務厚下固不可怠肆安逸然事有綱領大小當務知其遠者大者至如簿書獄讞官吏能否本非一人之所自任也秦始皇自程決事見嗤前代諸葛亮伯國之相耳二十罰以上自省之亦下為敵國所誚知不久堪魏明帝欲案尚書省疑事陳矯稱不可隋文帝日昃聽政毎命衛士傳餐太宗文皇帝亦笑其煩察則為人上之體固不可代下

司職但擇人委任責其功效賞罰苟信誰不盡心傳稱帝舜之德曰夫何為哉恭己而已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豈與勞神疲體自任耳目之主同年而語哉但人主之道患其不能推誠人臣之道患其不能自竭由是上疑下詐禮貌或虧欲求共理自然難致苟去此弊何患不至于理上深然其言

十月淮西節度使李錡請朝覲上問宰臣武元衡曰不可且錡先請來朝覲詔既許之即又稱疾是可否在錡

也今陛下新臨寶位天下屬耳目焉若使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從此去矣上曰然遽命追之錡果詐窮而反

三年十一月上問為治之要何先宰臣裴垍對曰先正其心上深然之

五年正月上謂宰臣禳災祈福之說其事信否李藩對曰臣竊觀自古聖賢皆不禱祠故楚昭王有疾卜者謂河為祟昭王以河不在於楚非所獲罪孔子以為知天道仲尼疾病門人子路請禱仲尼以為天道助順繫於

所行已既全德無愧屋漏故答子路云丘之禱久矣書云惠迪吉從逆凶言順道則吉從逆則凶詩云自求多福則禍福之來感應行事若苟為非道則何福可求是以漢文帝每有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見超然可謂盛德若使神明無知則安能降福必其有知則私已求媚之事君子尚不可悅之也況於神明乎由此言之則履信思順自天祐之苟異於此實難致福故堯舜之務唯求脩已以安百姓管仲云義於人者知其神蓋以人

為神主故但務安人而已虢公求神以致危亡王莽妄祈以速漢兵古今明誡書傳所紀伏乞陛下以漢文孔子之意為準則百福俱臻矣上深嘉之

唐會要卷五十一

唐會要卷五十二

宋 王溥 撰

識量下

元和五年八月上謂宰臣曰神仙長生之說可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說出於道家然道之所宗以玄元五千言為本按其文皆去華尚樸絶棄健羨以執柔見素為道少思寡欲為貴其言皆於六經符協是故歷代寶之

以為理國理心之要未曾有神仙不死之說後代虛誕之徒假託聖賢之言為怪譎之論末流漸廣及秦始皇漢武帝志求長生延名方士於是有盧生韓生少君欒大之類售其欺詐以為禱祠神仙可求不死二主溺信之始皇遣方士入海求三山靈藥遂升遐不歸漢武以女妻方士欒大後亦無驗欒大竟坐腰斬此則前代帝皇惑於虛說者著在前史其事甚明貞觀末年有西僧自天竺至中國自言能治長生之藥文皇帝頗信待之

數年藥成文皇帝因試服之遂致暴疾及大漸之際羣
臣知之遂欲戮此僧慮爲中外所笑而止載在國史實
爲至誡古人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誠哉是言也
君人者據宇宙之廣撫億兆之衆但當嚴恭夙夜務爲
理安則四海樂推無思不服天命所佑自知延長不可
聽誘惑之虛說陛下春秋鼎盛方志昇平倘能深鑒流
猌斥遠方士則百福自生坐臻永年伏願詳考古今以
保至正天下幸甚

十月以前河中節度使王鍔爲檢校司徒充太原節度使初鍔以錢千萬賂中貴求兼相位宰相李藩與權德輿奉密旨曰王鍔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以爲不可遂以筆塗兼相字復奏上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別宜作奏豈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且暮何暇别作奏權德輿又續有疏曰夫平章事非序進而得國朝方鎮帶相者蓋有大忠大勲大歴已來又有跋扈難制者不得已而與之今王鍔無大忠大勲又非

姑息之時欲假此名實恐不可從

崔氏曰此乃不諳事故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耳既稱奉密旨宜擬來則是得擬狀中陳論固不假以筆塗詔矣凡欲降白麻若商量於中書門下皆前一日進文書然後付翰林草麻制又稱潘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尤為疏濶蓋由史氏以潘有直亮之名欲委曲成其美豈所謂直筆哉

六年上謂宰臣曰卜筮之事習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

風俗尤更崇尚何也宰相李絳對曰臣聞古先哲王畏天命示不敢專邦有大事可疑者故先謀於卿士庶人次及於卜筮俱協則行之末俗浮偽幸以徼福正行慮危邪謀覬安持疑昏惑謂小數能決之而愚夫愚婦假時日鬼神者欲利欺詐參之見聞用以刺射小近其事神而異之近者風俗近誣成此弊俗聖旨所及實辨邪源存而不論弊斯息矣

七年五月上謂宰臣曰比者見卿等累言吳越去歲水

旱昨有御史推覆至自江淮乃言不至為災人非甚困不知竟有此否李絳對曰臣昨見浙西東及淮南奏狀云本道水旱稻麥不登至有百姓逐食多去鄉井各請設法招携意懼朝廷罪責茍非事實何敢上陳況天災流行年歲代有方隅授任皆朝廷信重之臣此固非虛說也御史官卑選擇非必能覽奏報之間或容希媚此正當奸佞之日近有兩輩御史至江淮推鞫今理當請逐不知言者之名伏望明示典法推誠於人夫本任大

臣以事不可以小臣之言間之上曰御言是也朝廷大體以恤人為本苟一方不稔當即日賑救濟其飢寒況可疑之耶向者不思而有此問朕知言之過矣絳等稽首陳命於是命自今凡有被飢饉之境速蠲其賦

其年十一月敕王稷冢告事奴付京兆府決一頓處死初奴告稷換其父鍔遺表隱沒所進錢物即令鞫其奴於內仗有發中使就東都檢責其家財宰臣裴度奏曰王鍔亡歿之後其家進獻已多今因奴上告又命檢責

其家事臣恐天下將帥聞之必有以家為計者於是亟罷其使而殺其奴

十四年上謂宰臣曰聽受之間大是難事推誠委任謂所委必盡心及至所行臨事無不偏黨朕命學士集前代曖昧之事為謗畧每欲披閱以為鑒戒耳崔羣對曰無情曲直辨之至易稍懷欺詐審之實難故孔子衆好衆惡之論浸潤膚受之說蓋以曖昧難辨也若擇賢而任之待之以誠糾之以法則人自歸公孰敢行偽陛下

詳覽載籍以廣聰明實天下幸甚

十五年十月上謂宰臣曰用兵者必有勝敗之道齊蕭悦對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聖王不得已而用之必以仁討不仁義討不義先務招懷不施掩襲古之明王之討叛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不犯田稼安人禁暴如救人於水火之中故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此必勝之道也如或肆小忿輕動衆斂人結怨師出無名非惟不勝乃自危之道固可深戒上深嘉其言

長慶元年穆宗謂宰臣曰前史稱文帝惜十家之產而罷露臺又云身衣弋綈足履革舄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何太儉也信有此乎宰臣崔植對曰良史所記必非妄言漢興承亡秦殘酷之後項氏戰爭之餘海內彫弊生人力竭漢文仁明之主起自代邸知稼穡之艱難是以即位之後躬行儉約繼以景帝循遵此風由是海內黔首咸樂其生家給戶足迨至武帝公私殷富用能出師征伐威行四方錢至貫朽穀至紅腐上務侈靡資用復

竭末年税及舟車六畜人不聊生戶口減半乃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為富人侯皆漢史明徵用為事實且耕蠶之勤出自人力用既無度何由以致富雖據武帝嗣位之初物力阜殷前代無比固當因文帝勤儉之致也上甚善其言

開成三年文宗御延英謂宰臣曰人傳符讖之語自何而來宰相楊嗣復對曰漢光武好以符讖之書決事近代隋文帝亦信此言自是符讖日滋只如班彪王命論

所引蓋矯意以止賊亂非所重也李珏曰喪亂之時佐命者務伸命符理平之代只合推諸人事上又曰天后用人有布衣至宰相者當時還得力否楊嗣復對曰天后重行刑辟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耳凡用人之道歷試方見其能否當艱難之時或須拔擢無事之日不如且循資級古人拔卒爲將非治平之時葢不獲已而用之也上又問新修開元至要叙置何如嗣復對曰臣昔未見陛下若欲傳之子孫請付外參詳可否玄宗好遊

畋或好聲色與貞觀之政不同故取舍須當方可流傳從之

四年文宗謂宰臣曰朕在位十四年屬天下無事雖未至理平亦少有如今日也李玨對曰邦國安危如人身四體平和之時長宜調養如恃安自忽則疾患旋生朝廷當無事之時思省闕失而補之則禍亂不作矣

會昌三年澤潞節度使劉從諫卒軍人以其姪稹擅總留後事上令宰臣議可否宰臣李德裕曰澤潞國家內地

不同河朔前後命帥皆用儒臣頃者李抱眞成立此軍身殁之後德宗尚不許繼襲令李緘護喪歸洛洎劉悟作鎮長慶中頗亦自專屬敬宗因循遂許從諫繼襲今若不加征伐何以號令四方若因循授之則藩鎮相效自兹威令去矣上曰卿若用兵必尅否德裕曰劉稹所恃河朔三鎮但得魏鎮不與稹同破之必矣請遣重臣一人傳達聖旨言澤潞命帥不同河朔三鎮自艱難以來列聖皆許三鎮嗣襲已成故事今國家欲加兵誅稹

其山東三州委魏鎮出兵攻之至四年果平劉稹德裕以功兼太尉進封衛國公

大中三年以户部侍郎魏謩兼平章事中謝日奏曰臣無夔契之才居夔契之任將何以仰報今邊戍粗安海内寧息臣愚所切者陛下未立東宫俾正人傅導以存儲貳之重因泣下宣宗感而聽之先是累朝人君不欲人言立儲貳若非人主已欲臣下不敢獻言宣宗春秋高嫡嗣未辨謩作相之日率先啟奏人士重之

天祐元年四月和王傅張廷範善音律求為太常卿汴滑節度使朱全忠以廷範舊將吏薦用宰相裴樞以廷範非樂卿之才不允所薦

忠諫

貞觀元年太宗嘗閒居與侍中王珪語時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之嬪太宗指示之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豈有不亡乎珪曰陛下以廬江取此婦人為是耶為非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

是非何耶珪曰臣聞於管仲曰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臣竊以聖心為是之耳若以為非所謂知惡不去也太宗雖不出美人而甚重其言

六年十二月四日上臨朝有誡懼之言中書令温彦慱曰陛下為政若貞觀之初則無憂於不理矣上曰朕其

怠乎侍中魏徵進曰陛下貞觀之初勵精思理從諫如流每因一事觸類為善志懷節儉無所營求比者造作微多諫者頗忤以此為異耳上拊掌大笑曰良有是夫十五年於益州造綾錦金銀等物特進魏徵諫曰金銀珠玉妨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饑一女不織天下有受其寒古人或投深谷或焚之通衢而陛下好之臣實深恥之

永徽五年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等李勣稱

疾不至皆曰當緣昭儀事或曰長孫太尉當先言之遂良曰太尉上之元舅脫事有不如意使上有怒舅之名不可又曰英公勳上之所重當先言之遂良曰司空國之元勲有不如意使上有罪功臣之名不可遂良躬奉遺詔若不盡其愚誠何以下見先帝及入上謂長孫無忌曰莫大之罪絶嗣為重皇后無胤息昭儀有子今欲立為皇后公等以為何如遂良曰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服事先帝無愆婦德先帝疾甚執陛下手以語臣

曰我好兒好新婦今將付卿陛下親承德音言猶在耳
皇后未有愆過恐不可廢臣今不敢曲從上違先帝之
命上不悅翌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別立皇后伏請
妙擇天下令族何必要在武氏且昭儀經事先帝衆所
共知陛下豈可蔽天下耳目使萬代之後何以稱傳此
事陛下倘虧人子之道自昭不善之名敗亂之端自此
始也臣上忤聖顏罪合萬死倘得不負先帝則甘從鼎
鑊遂置笏於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乞放歸田

里上大怒命引出之侍中韓瑗因奏事涕泣諫曰皇后是陛下在藩府時先帝所娶今無愆過即便廢出四海之士誰不惕然且國家累有廢立非長久之計也願陛下為社稷大計上不納及褚遂良貶官瑗復上疏理之曰遂良竭志公家親承顧託一德無二千古凜然此不待臣言陛下自知之矣無聞罪狀斥去朝廷上曰遂良悖戾犯上以此責之朕豈有過耶卿言何若是之深也瑗曰遂良可謂社稷忠臣昔微子去之而殷國以亡張

華不死而綱紀不亂國之欲謝善人其衰伏願違彼覆車救以往過不納表請歸田里不許瑗又上疏曰臣聞王者立后作配天地比德日月若日月並明則照臨四海若日月薄蝕則天地昏矣且匹夫匹婦尚相簡擇况天子乎夫皇后母儀家國善惡之由故嫫母輔佐於黄帝妲已傾覆於殷王前載之事殷鑒不遠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每覽前古未嘗不輟卷太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世如今不法後嗣何觀伏惟陛下詳之無為後人

所笑若使殺身以益國家葅醢之戮臣之分也昔吳王不用子胥之言子胥云臣見麋鹿遊於姑蘇臣恐海內失望之後有荆棘生於闕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中書侍郎來濟又密表諫曰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上合乾坤之道象二儀敷育之義主承宗廟母臨天下匹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禮教名家幽閒淑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自古周文造周姒氏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漢孝成任心從欲以婢為后遂使皇統中絶社稷

淪傾有周之祟既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

顯慶元年四月二十五日上謂侍臣曰馭下之道前王深以為難稽古先王應有其要公等宜思此術為我且論之中書令來濟對曰臣聞齊桓公出遊見一飢寒老人命食之老人曰請食天下食公遺之衣老人曰請遺天下衣桓公曰府庫有限安能周及老人曰不然春不奪農時人即有食夏不奪蠶工人即足衣由此言之省其傜役人自安之近者為山東役丁年別有數萬人將

為煩擾欲取其庸直在京僱人充役復恐非宜臣等商量望長久法依舊役丁為便凡所施令貴在長行令正課外無别徭役足為穏便

神龍元年二月侍中桓彦範上疏曰昔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理亂之端也故皇英降而虞道興任姒歸而周宗盛桀奔南巢禍階妹喜魯桓滅以齊媛伏見陛下每臨朝聽政皇后必施帷幔坐於殿上得聞政事臣愚歷選列辟詳求往代帝皇有與婦

人謀及政事者莫不破國亡身傾輈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由是古人譬以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可參預國政伏願陛下覽古人之言察古人之意上以社稷為重下以蒼生為念宜令皇后無往正殿干及外朝專在中宫聿修陰教則坤儀式固鼎命惟永又道路籍籍皆云西僧惠範矯託佛教詭惑后妃出入禁闈撓亂國政陛下微行數幸其私第上下媟黷有虧尊

嚴又聞興化致理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弃惡故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疑衆者殺今惠範之罪甚於此也若不急誅必生變亂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實賴天聰早加裁貶上不納

景雲元年六月睿宗初即位與侍臣議立皇太子中書舍人參知機務劉幽求進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享天下之福拯天下之危者受天下之安伏以平王除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則莫大語德則最賢臣又聞宋

王已下以平王有大功咸懷推讓上意乃定

開元二十一年萬年縣尉李美玉得罪上令流於嶺外黃門侍郎韓休進諫曰今朝廷有大奸尚不能去豈得捨大而取小也臣竊見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怙恩寵所在貪冒第宅輿馬僭擬過甚臣請先出伯獻而後罪美玉上不許休固爭曰美玉微細尚猶不容伯獻巨猾豈能無罪陛下若不出伯獻臣即不敢奉詔流美玉上以其言切直竟從之宋璟聞之曰不謂韓休乃能如此

是仁者之勇也

二十四年崔希逸代牛仙客為河西節度奉河西軍資儲蓄萬計遂令刑部員外郎張利貞覆之有實上悅將與之尚書中書令張九齡諫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若非歷踐内外清貴之地妙選有德者不得充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拔升清流齒班常伯此官邪也又將與之封九齡曰邊將積穀帛繕兵器蓋將帥之常耳陛下賞之金帛則可必不可裂地而封上怒曰卿以仙客寒士

嫌之耶卿豈有門籍九齡頓首謝曰臣荒陬賤類陛下以文學用臣仙客起自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士羞與絳灌齊列陛下必大用仙客臣亦恥之
元和六年上謂宰臣曰大凡行事恒患不通於理已然之失追悔誠難古人處此復有道否李絳對曰行事過差聖哲之所不免故天子致羣臣以匡其失故主心治於中臣論正於外制理於未亂銷患於未萌主或有過則諫以正之故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為用

以致康寧此亦常理非難遵之事但矜得護失常情所
蔽古人貴改過不吝從善如流良為此也臣等備位無
所發明但陛下不廢芻言則端士賢臣必當自效上曰
朕擢用卿等所欲奠直言各宜盡心以匡不逮無以護
失為慮也
九年十二月釋下邽令裴寰之罪初每歲冬以鷹犬出
近畿習狩謂之外按使領徒數百輩恃恩恣横郡邑懼
擾皆厚禮迎犒恣其所便止舍畱邸百姓畏之如寇盜

每畱旬日方更其所至是行恣下邽寰為令嫉其强暴擾人但據文供饋使者歸乃譖寰有慢言上大怒將以不敬論宰相武元衡等於延英救理之上怒不改及出逢御史中丞裴度入元衡等謂曰裴寰事上意不開恐不可論度唯唯而入抗陳其事謂寰無罪上愈怒曰如卿言罪則當決坊小使如小使無罪則當決寰度曰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為令長憂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罪之上怒稍解初令書罰翌日釋

十三年二月上以淮蔡既平將欲內宴因是稍恢宮觀廣制度詔六軍使葺修麟德殿之名廊公費不足至有出家財以助軍使張奉國白於執政裴度從容上言曰陛下有將作內作營構之役有司具存豈可使功臣破產修造上怒奉國葺漏洩令奉國致仕斥李文悅梁希逸歸私第俄釋不問其年十月杖殺五方使楊朝汶初有賈人張涉負五坊息利錢徵理經時不獲朝汶遂取張涉私家簿記有姓名者雖已償訖悉囚捕重令償之

其間或不伏者即列諸拷搥之具於庭平人恐懼遂稱
寔負涉錢互相牽引繫囚至數十百人中書門下御史
臺皆為追捕又於涉家得盧載初負錢文記云是盧大
夫書跡遂追故東川節度使盧坦家僮促期使納坦男
不敢理盡以償訖徵其手記乃鄭滑節度使盧羣筆也
羣字載初既而坦男理其事五坊使曰此錢已上進不
可得矣於是御史中丞蕭俛洎諫官累上疏陳其暴蠹
之狀宰臣裴度崔羣因對又極言之上曰且欲與卿等

商量東軍此小事我自處置裴度進曰用兵小事也五坊使追捕平人大事也兵事不理只憂山東五坊使横暴恐亂輦轂上初不悦及對罷乃大悟召五坊使數人曰鄉者為爾使吾羞見宰臣遂杖殺之即日原免坐繫者其年十二月上嘗與宰臣議及人臣事主當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樹朋黨朕甚惡之裴度對曰臣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故君子小人未有無徒者但君子為徒則是同心同德小人為徒則是朋黨此事外甚相

似中實相遠在聖主觀其所行事以辨之耳上良久曰
他人有言亦與卿等相似豈易辨之度等退相謂曰聖
上今日所論君子小人之事可謂誠言是則聖旨以為
難辨則難矣但陛下以為辨之難則君子小人彌久當
自區别矣他日宰臣或以當今利病欲有所釐改及陳
為臣事君之道上往復詰問既盡理之後則曰凡好事
口說則易躬行則難卿等既為朕言之當須行之勿空
陳說而已宰臣起而對曰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陛

下令曰處分可為至言臣等敢不策勵以副天心然亦以天下之人從陛下所行不從陛下所言臣亦願陛下無言之在行之耳

十四年九月上謂宰臣曰朕讀玄宗實錄見開元之初銳意求理至十五六年則稍懈至開元末又似不及中年其故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生長人間身經屯難故即位之初知人疾苦躬恤庶政有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頲張嘉貞李元紘杜暹韓休張九齡皆孜孜守

正以故稱理其後承平日久安於逸樂漸遠正士而近小人宇文融以聚斂媚上心李林甫以奸邪惑上志而終任楊國忠故及於亂今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是乃社稷無疆之福也時有以謟刻欺蔽在相位者故羣以是諷焉長慶元年八月上謂宰臣曰國家貞觀中致理昇平盖太宗文皇帝躬行至德以啟王業及至開元累有內難玄宗臨御興復不易而聲明最盛歷年最久何以致之也崔植對曰前代創業之君多起

自民間知百姓之疾苦初承丕業皆能勵精太宗又特
稟上聖之資同符堯舜是以貞觀一朝四海寧泰又有
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之比為輔佐動皆直言事無
不理玄宗守文繼體嘗經天后朝危懼久遭艱危開元
初得宋璟姚崇委之為政此二人皆上材公直動每推
公又每進忠言致君於道璟嘗自寫尚書無逸篇為圖
以獻玄宗置之内殿出入觀省常記在心故任賢戒慾
朝夕孜孜開元末因無逸圖壞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

既無座右箴規又奸臣用事希恩養慾寳兆亂萌建中初德宗皇帝嘗問先臣開元天寳間事先臣具以此事陳奏臣在童丱即聞其說信知古人以韋弦作戒其益弘多伏願陛下以無逸為元龜天下幸甚上深納其言

四年五月敬宗以富有春秋畋獵之暇好治宫室嘗建別殿以新讌遊及庇徒蔵事功用至廣宰臣李程諫曰自古聖帝明王率資儉德以化天下況諒陰之内豈宜興作願陛下悉以見在瓦木及工役之費回奉陵寢上嘉

納焉

咸通八年懿宗命伶官李可及為左威衛將軍中書侍郎監修國史曹確執奏曰臣覽貞觀故事太宗初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員顧謂玄齡曰朕設此官員以待賢士商工雜色之流假令術踰儕類止可厚給財物必不可授之官秩太和中文宗欲以伶官尉遲璋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極諫乃改光州長史伏望以兩朝故事别授可及之官疏奏不從十一年同昌公主薨懿

宗尤所鍾愛以翰林醫官韓宗卲等用藥無效繫之獄宗族連引三百餘人宰相劉瞻召諫官令上疏皆無敢言之者瞻乃自上章極言帝怒貶爲康州刺史

唐會要卷五十二

唐會要卷五十三

宋 王溥 撰

舉賢

貞觀元年三月上謂尚書右僕射封德彝曰比來令卿舉賢才未嘗有所推薦天下事重宜分朕憂對曰臣愚豈敢不盡心但今所見未有奇才異行上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不借才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何代無賢才

但患遺之不知耳德彞慚而退三年太宗謂宰臣曰朕令孜孜求士欲專心正道聞有好人則抽擢驅使而議者多稱皆宰相親故公等至公行事勿避此言便為形迹古人内舉不避讐而為後代稱者以其舉得賢故也卿等但能舉用得才雖是子弟及有讐嫌不能不舉十三年桂州都督李弘節以清慎聞身殁之後其家賣珠上聞之乃宣言於朝曰此人生時宰相皆言其清白今日既然所舉者豈得無罪必當理之不可捨也特進魏

徵諫曰陛下言此人不清未見受財之所聞其賣珠將罪舉者臣不知所謂自聖朝以來為國盡忠清正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有一疋羸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及至今弘節為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終末不言貪殘妻子鬻珠未為有罪審其清者無所存問疑其濁者傍罪舉人雖云疾惡情深亦實好善未篤臣竊思度未見其可恐有識聞之必生横議伏惟再思上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

語方知談不容易

十五年太宗謂宰臣曰致太平之運者惟在得賢才卿等既不能知朕又不可徧識日復一日無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舉於事何如魏徵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為難自知誠亦不易且矜能伐善恐長澆競之風上深然之

開元四年黄門監盧懷慎上疏曰臣待罪樞密顔積年序報國之心空知自許推賢之志終未克申臣自染疾

疾轉益危頓雖息雁之飛未為乏少而犬馬之志終莫

上聞其鳴也哀乞垂聖察竊見廣州都督宋璟立性公

直執心貞固文學可以經務試畧可以佐時動惟直道

請不苟合聞諸朝野之說實為社稷之臣衢州刺史李

朝隱操履堅正才識通贍守文奉法頗懷鐵石之心事

上竭誠實盡大臣之節豫州刺史盧從愿清正謹慎理

識周密始終若一朝野共知簡要之才不可多得並明

時重器聖世良臣比經任使有愆然所坐者小所棄者

大所累者輕所貶者遠日月雖近譴責傷深望垂矜録漸加進用臣瞑目不遥厚恩未報黜殯之義敢不廢幾城郢之言思有聞薦謹令外生監察御史鄭齊嬰奉表以聞

大歴十四年閏五月以河南少尹崔祐甫代常衮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先是永泰之後四方既定而元載秉政公道隘塞官由賄成中書主事卓倩李榮輩用事官爵大者出元載小者出倩榮四方齎金帛者相屬於路綱

紀大壞及載敗後楊綰尋卒常衮當國杜絶其門四方
奏請莫有過者雖權與匹夫等非詞賦登科者莫得進
用賄賂雖絶無所甄異而賢愚同滞及祐甫代衮薦延
推舉無復凝滞作相未逾年除吏八百員多稱允當上
嘗謂曰有人謗卿所除授人多涉親故何也對曰頻奉
聖旨以所任庶官必須諳其才行者臣與相識方可粗諳
若平生未相識何由知其言行獲謗之由在此上深然
之

太和元年文宗勤于聽政然無決斷宰相韋處厚論奏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為宰相參議大政凡有奏請初蒙聽納尋乃中變若出自宸斷即示臣等不信若出于横議臣等何名鼎司且裴度元勲舊德歷輔四朝陛下固宜親重竇易直長厚忠事先朝陛下固宜委信上深然之自是宰臣敷奏人不敢横議

委任

貞觀元年尚書右僕射杜如誨奏言監察御史陳師合

上狀論事兼言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知數職以論臣等太宗謂戴冑曰朕以至公理天下今用玄齡如晦非為勲舊以其有才故也此人妄事毀謗上欲離間我君臣昔蜀後主昏弱齊文宣狂悖然國稱理者以能任諸葛亮楊遵彦不猜之故也朕今用如晦等亦復如此於是流師合於嶺外

上元二年張文瓘加侍中或時在家朝廷每有大事上必問諸宰臣曰與文瓘議未奏云未者則遣共籌之奏

云已議者皆即可奏

永隆二年八月高宗嘗謂中書令薛元超曰長得卿在中書不藉多人也

建中元年六月中書侍郎平章事崔祐甫甍初祐甫疾輿入中書卧而承旨或休假在私第遷除大事必咨以决焉

元和三年十一月上銳于為理既相裴垍等且喜得人聽政之暇徧讀列聖實録貞觀開元故事竦慕不能釋

卷嘗謂垍等曰太宗之創業如此我讀國書始知萬倍不及當先聖之代猶須宰臣與百官同心輔助豈朕今日獨能為理哉事有乖宜望卿盡力匡救垍等蹈舞進賀曰陛下言及於此宗社无疆之福臣等駑劣不副聖心垍亦孜孜奉上每思敷奏伏引太宗躬勤聽覽以諷上上嘉納之自是延英議政晝漏率下五六刻自貞元十年以後朝廷威柄日削方鎮權重德宗不任宰臣以事人間細務多端臨決裴延齡等得以姦進而登台輔

者備位而已上在藩累月言事者頗以此為言上亦知其非及永貞監國羣臣謁見宰相杜黃裳首以君臣大義激起上心上既聞黃裳之言聳聽延納黃裳首建誅劉闢之策又李吉甫自翰林學士叅定平蜀蜀平而吉甫出鎮淮南又繼之故自臨御迄于元和軍國樞機盡歸之宰府由是咸理綱目用張焉

十二年八月時以討元濟聚天下之兵四年矣財殫力屈宰相三人唯裴度獨言賊可滅上病之因使三相俱

以狀陳利害唯度獨不言利害唯請以身自督戰明日延英對宰臣將出上獨止度謂曰卿必能行乎度稽首流涕曰臣誓不與此賊偕全上為之動度又言賊已困但以羣帥不一故未降耳上深嘉之即用度為淮西宣慰使但以彰義軍節度使韓弘故未為都統而度實行元帥事仍以郾城為理所

崇奬

總章二年諸宰臣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議減其料東臺

侍郎張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機務待賢才也吾輩若不任其職當即陳乞以避賢路不可減削公膳以邀求名譽也國家之所以費不在於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亦不為多也

聖歷三年四月初三日敕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食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例

開元十年八月有上書者以為國之執政同其休慼若不稍加崇重何以責其盡心至十一月二十八日敕曰

侍中源乾曜中書令張嘉貞兵部尚書張說等忠誠輔
弼以致昇平褒德賞功先王制也自今已後中書門下
宜供食實封三百户自我禮賢為百代法仍令所司即
令支給

二十年十二月為宰臣兼官者並兩給俸料

天寶五載六月三日敕三伏内令宰相辰時還宅

天寶十三年正月中書侍郎平章事楊綰居位旬日為
風恙所中優詔令就中書攝養每引于延英殿特許扶

入及綰疾亟上日發中使就第存問又出內醫藥一日之中數輩相望于路臨終中使在門以凶問馳報本上驚悼久之即日下詔贈司徒發使柩前册授令及未斂宰臣百官就第弔喪上令宣旨謂百官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俯及大斂與卿等悲悼太常初謚曰文正有詔改謚曰文簡

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敕自今已後宰臣出守方鎮中書門下并百官並許迎送不須聞奏

建中四年正月故事每日出内廚食以賜宰相家其實可食數人常衮特請罷之迄今便為故事又將固讓堂廚食同列以為不可而止議者以為厚祿重賜所以優賢國政也不能辭位不宜辭祿食

貞元十三年七月宰相盧邁請告四上表乞避位上命羣臣問疾於私第

元和三年杜佑以去年春巳乞致政上於舊臣極隆恩禮表再請上許遂減其朝謁居一歲復令入中書議政

事復以不逮為請遂許一月三度朝謁

四年二月詔曰司徒兼中書令裴度盛有勲業累踐台衡比緣疾恙仍未謝政須加優異用示恩榮其本官俸料所司起今日支給

其年宰臣楊嗣復累上表請退優詔不許尋又遣内官弓箭庫使張克已就第宣諭曰大臣引退或以年以疾未有尚勇退之名忘君臣大義卿心以為知止朕却以為近名大臣進退須繫朕心不可因儕列之一言決然

捨朕於理未當卿更思之明日朕開延英即便須參假

候對卿若不至朕亦不坐及翼日惶遽朝謁上又慰安

勉勵曰我未放卿焉得舍我其委重如此

七年六月以平章事杜佑為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朝

朔望春日遣中使就宅賜絹五百疋錢五萬貫以佑前

後懇請休退遂有優賜

長慶元年五月敕宰相裴度自今後不用早入以仗下

赴中書及候對

雜録

貞觀元年五月二日敕中書令侍中於朝堂受辭衆庶已上有陳事者悉令封上朕將親覽焉

顯慶三年七月上謂宰臣曰四海之廣唯在任賢卿等用人多作形迹護避親知不能盡意甚為不取昔祁奚舉子古人為美談即使卿等兒姪有材亦須依例進舉

乾封三年八月高宗引侍臣責以不進賢良司刑少常伯李安朝進曰臣聞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

使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天下至廣非無英彥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即遭毀謗以為朋黨沈屈者未申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為緘默若陛下虛己招納務於搜訪不忌親讎唯能是用讒毀亦不能入誰敢不竭忠誠此皆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上深然之

神功元年納言婁師德密薦狄仁傑除鸞臺侍郎平章事仁傑不知師德之薦也及為同列頗輕師德頻擠之外使則天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相謹守

賢則臣不知又問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官未聞其知人則天曰朕之知卿師徳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徳我為其所容莫窺其際也

聖歴三年則天曰朕欲卿各舉尚書郎一人狄仁傑獨薦男光嗣由是拜地官尚書郎蒞事有聲則天謂仁傑曰祁奚内舉果得人也

長安二年則天令狄仁傑舉賢仁傑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日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

國家矣乃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請為相也今為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秋官侍郎四年夏官尚書靈武道大總管姚崇將赴鎮則天命舉内外堪為宰相者崇乃對曰秋官侍郎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

五年則天嘗令宰臣各舉為員外郎者鳳閣侍郎韋嗣立薦岑羲

垂拱元年四月司門員外郎房先敏累左授衛州司馬詣宰相陳訴太史騫味道謂曰此是皇太后處分中書侍郎劉禕之謂先敏曰緣坐官列臣下奏請則天聞之以味道善則歸己過則推君貶青州刺史加禕之太中大夫因謂侍臣曰夫為人臣之體實須揚君之德君德發揚豈非臣下美事且君為元首臣作股肱情同休戚義均一體豈聞手足有疾移于腹背而得一體安乎納言王德真奏曰昔載至德雖有異行殊能為時所服然

其每有善事必推於君太后曰先朝每稱至德此事逮其終没有制褒崇為臣之道豈過斯也傳名萬代可不善歟

蘓氏駮曰謹按房先敏通天二年三月自眉州長史除司門員外郎歴二年四月改曹州長史比乖拱元年在後十四年矣竇劉二相昇出年月即同且稱皇太后非通天二年之事明矣先敏又不曽任衛州司馬恐是别人前史誤耳

景龍元年中書侍郎蕭至忠上疏曰臣伏見貞觀永徽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近來勢要親識罕有才藝递相囑託虛踐官榮伏望降明敕令宰臣已下及諸司長官各通當家内外緦麻已上見任京官九品已上者精加簡擇每家量留一兩人在京餘並改授外官庶望分職四方共寧百姓

開元九年四月侍中源乾曜上疏曰臣竊見勢要之家併求京職俊乂之士多在外官王道均平不合如此臣

三男俱是京官望出二人與外官以叶均平之道上從之

十三年正月國子祭酒楊綰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詔出朝野相賀綰素以德行顯著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家富於財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即日潛遣毀拆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寧行營聞綰拜相音樂減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以承恩每出入騶馭百餘亦即日減損其

餘望風變奢從儉者不可勝數

建中三年正月詔曰古者天子不修下人罹其禍則内府損服御太常減膳以克責朕德信不著姦臣逆命致兩河之間兵革未戢郡道疲於徵斂百姓失業不得農桑朕是以對案輟食私自貶損其供常膳有司宜省之太子諸王已下食物亦各節其數於是宰臣上言堂厨錢并百官月俸各請三分省一

四年常衮為中書侍郎平章政事堂舊有後門葢宰相

過中書舍人院咨訪政事衮欲自尊大乃塞其門以絶往來

貞元九年七月詔宰相以旬秉筆決事初至德中宰相迭秉筆處斷每十日一易及賈耽趙憬陸贄盧邁同平章政事百寮有司關白相讓不言於是奏議請旬秉筆者出應之其後又請每日更秉筆迭以應事

十一年二月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憬進上審官六議憬初為尚書左丞甚有稱望時宰相竇參惡其不附已將

加黜貶德宗不從及參逐以憬與陸贄同為宰相深於理道論議多正時裴延齡傾巧特承恩幸頗欲中傷良善憬每為保護而清正守約德宗尤器重之嘗於延英獨對開陳大體以任賢尚書為本至是又上審官六議

上甚嘉納之

闕

貞元元年八月以尚書左丞鄭餘慶守本官平章事時滑渙猶干大柄宰臣等漠然不測遂與渙押及餘慶當

國復以胥吏畜之時論歸重

元和二年七月上謂宰臣曰當今之政何者為急李吉甫對曰為政所重非一端自非事舉其中固不可致於政理然國以人為本親人之任莫先牧宰能否實繫一方若廉察得人委之臨撫列郡承式政化自宣苟或非才為蠹實甚由是而言觀察刺史之任為切自昔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故得久於其事風化可成而末代命官多輕外任選授之際意謂遠棄藩部自然非才

雜處上既非由慎擇加以更代匆遽人無安志迎送之費財耗不供此最為獘聖慮所及實窮政本伏望慎守良能以革前失則四海蒙福人無茍且之心矣上深納之

十二年上謂宰臣曰朕覽國書見文皇帝行事少有過差諫臣論諍往復數四況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後事或未當卿等每事十論不可一二而止

三年七月以御製前代君臣事跡十四篇書於六扇屏

風宣示宰臣李藩等表謝
八年六月時以積雨延英不開者十五日至是上使謂宰臣等曰每至三日雨一對來
十年宰相裴度奏羣賊未誅宜延接㢘士共為籌畫乃請就私第見客從之自德宗朝百官相過從多令金吾察奏故宰相不敢於私第見賓客至度始奏之
十三年九月宰臣皇甫鎛奏舊例平章事判度並中書省借閼官廳置院臣以為事體非便令請權借外命婦

院内舍十數間隔截置官典院又舊例置郎官二人於中書判案人中差定并兩量抽官典七人隨官勾檢文案伏以臣職在中書務兼司計錢穀事重須自躬親臣今酌量簡要並自判抽其餘尋常公事各有本判郎官今依條流勾當處置臣仍請每月三度候中書事簡入南省從之

太和元年五月十一日敕元首股肱君臣象類義深同體理在坦懷然自魏晉已降參用霸制虚儀搜索因習

尚存朕方推表大信置人心腹令後紫宸坐朝衆寮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

九年五月敕江西湖南共以縑資一百二十分送上都充宰臣顧名手力宰臣李石堅讓乞祇以金吾手力引從上從之時初誅李訓後也

大中十二年七月除宰相夏侯孜為劍南節度時值中元假十四日三更三點通事舍人無在館者宣令捧麻皆兩省人吏自後令通事舍人雖遇假在館俟命

唐會要卷五十三